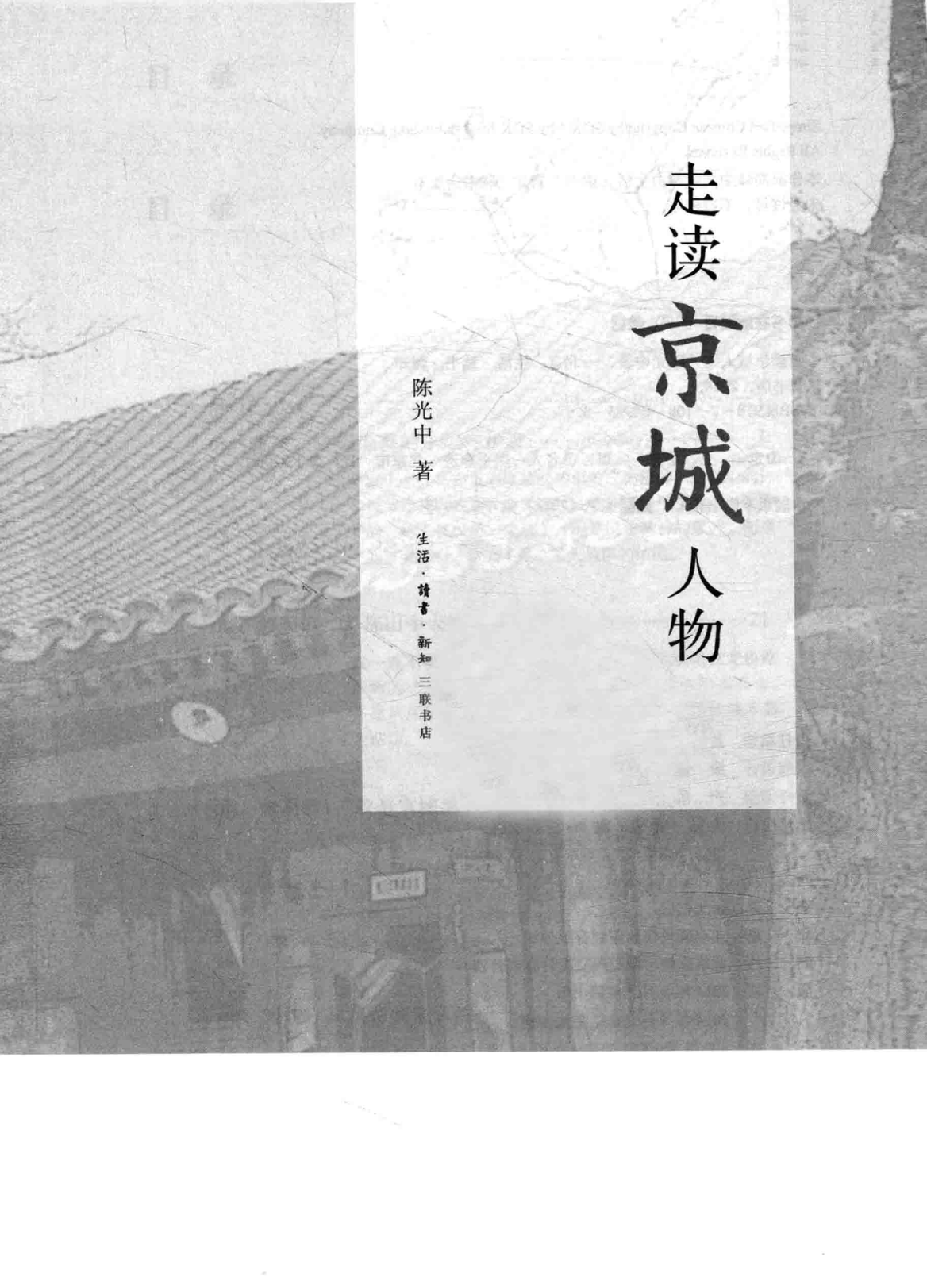


陈光中 著

走读
京城
人物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走读 京城 人物

陈光中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读京城人物 / 陈光中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8

ISBN 978-7-108-04993-3

I. ①走… II. ①陈…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北京市 IV. ①K82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3350 号

责任编辑 黄新萍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 数 211 千字 图 173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自序

与《走读京城角落》一样，这也是一本讲故事的书。不过，它讲的是与北京有关的一些人物。

说到“人物”，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名人”。北京这座古城，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曾有无数的名人来来往往，岂是一本小书可以容纳的。所以，这里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近百年来曾经在北京留下过特殊的足迹、对北京产生过特殊的影响、在北京有一些特殊经历的名人。

限于篇幅，选择的人物不多；不求其全，只为了讲一些特殊的故事。

有许多名人，我们似乎很了解，其实未必。比如主持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百年来始终是国人的骄傲，但很多人被一些虚幻的“业绩”所蛊惑，而热衷于传播讹误——像所谓的“之”字形线路和所谓的“詹氏车钩”等——以致遮掩了真正应当属于他的光辉。

还有一些名人，尽管业绩辉煌，却被如今的人们所遗忘。比如朱启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算不得“名人”，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历史实在不公平，居然让一位改造过北京城、开发过北戴河、开创了中国古建筑研究事业的实干家默默无闻。

至于溥仪、蔡锷、邵飘萍、林白水、张自忠、司徒雷登、张允和、梁从

诚、侯仁之……他们生活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与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关于这本书的中心脉络，也许还是本书的责任编辑黄新萍总结得更为准确——“对北京城的形成发展以及气质的养成做出独特贡献的人；是这座城市的建造者、完善者和守护者”。

关于“人物”，我想扭转一些传统的观念：并非只有名人才算“人物”，普通百姓照样也是“人物”；故人可以是“人物”，今人同样是“人物”。对我而言，这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焦平和他的父母。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余家十七代人在三百余年间为一位古代将军守墓的故事广为流传，却很少有人知道余幼芝、焦立江和焦平的名字，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然而，在长达十四年的交往中，我曾亲眼目睹他们这个小小家庭所遭受的沉重严酷的磨难和生离死别的痛苦。他们催人泪下的坎坷经历，是我所读过的最感人的故事。任何天才作家纵使有生花妙笔，也编写不出这样曲折悲壮的情节，因为这故事是余家人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的，他们是无名的“名人”。有了他们，才使得袁崇焕墓从一处普普通通的古迹升华为一种精神传承的象征。当初，正是因为认识了他们，才促使我踏上“走读”京城道路，从而陆续写出了一些书籍和文章：这样一座城、这样一些人，怎不让人产生真挚而浓烈的感情！

所以，如果读者在读过这些故事以后，还能有掩卷回味的兴趣，并由此引发思想与感情的共鸣，这是我最想得到的回报。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收录的12篇文章，都是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所谓的“后记”，也用一篇旧文“花市印象”代替——对于我来说，在胡同里的生活是一段宝贵而难忘的经历。

不过，此次将这些文章编为一册，并非简单的“旧文重发”，而是根据新近的情况或资料，进行了大量修改增删甚至重写，并补充了许多未曾发表

过的图片。对于一些有资料价值或纪念意义的照片，还特地标明拍摄日期，以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这本书依然保持我的习惯：除了少量必不可少的历史图片取自有关的资料，其他的景物照片均属实地拍摄；书中的那些画像、速写、地图等，也由我执笔绘制。如此做法，并非出于所谓的“才艺展示”，而是为了突出“走读”的特点。

其实，所谓“走读”，并非我的发明，此前已有一些以“走读”命名的文字或电视作品。简单而言，这无非是实践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诲，也符合现时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有人解释为“行走中的阅读风景”。而将“走读”由“景物”扩展到了“人物”，也许可算是一种探索吧——“人物”同样也是一道具有特殊魅力的“风景”。

我还认为，命以“走读”的作品，不仅推崇将实地考察与案头工作相结合的理念，还应当具备一些自身独有的个性。比如：

为确切了解事物的真实性，作者应做到“亲历、亲写、亲摄、亲绘”。所谓“亲历”未必是亲身经历，但应在可能的前提下力求亲自走、亲自看、亲自查，而不能仅靠坐在书斋里抄资料。事实证明，许多资料未必可信，需要认真甄别验证。

必须坚持“图文并重”的原则。所谓的“图”，应主要取自作者亲自拍摄的照片、亲手绘制的插图。即使是出于需要而采用的旧照片、旧图片，也要有可靠的出处。图片不仅是正文内容的重要补充，还应是具有独立意义的重要资料。

应尝试一种“边走、边读、边想、边写”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也并非我的发明，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如此，能在书中人物、作者与读者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对话的气氛，从而产生精神上的沟通。

上述等等，便是我所说的“走读”。

当然，这些想法和做法能否获得理想的效果，还需经受读者的检验。

借此书出版的机会，我还要向当年那些认真的编辑们致谢。比如《北京青年报》的尚晓岚、谭璐、赵维、谢燕辰，《法制晚报》的陈洁，《北京晚报》的李峥嵘，《文明·北京时间》的李晨，上海《文汇报》的刘绪源、傅庆萱，《纵横》的高芳，《报告文学》的吴双、徐晓珂，等等。

我仍要重复曾经说过的那些话：我与这些编辑中的大多数人仅有信函交往，至今未曾谋面；然而，当年正是由于他们的督促鞭策，才使我不得不克服懒惰趋于勤奋，而每篇稿子无不留有他们精心编辑加工的痕迹。如今汇集成书，责任编辑黄新萍同样付出了许多心血，从内容筛选、文字修改直到图片配置和版式编排，其间经历了很复杂的过程。

所以，如果这些文章能够让读者产生兴趣的话，首先应当褒扬的，是编辑们的功劳。



2014年7月于北京会城门

目 录

自 序	1
-----	---

01. 焦平：袁崇焕墓的永远守护者	1
-------------------	---

佘家十七代义守袁崇焕墓的故事曾广为流传，但其中的许多细节却少有人知。有人说过：他们历经三百八十多年守护的，绝不仅仅是一座坟茔，而是民族精神的家园。而焦平的英灵远行，也绝不是佘家人故事的结尾。

02. 詹天佑：军都山中大写的“人”	21
--------------------	----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许多人非要把京张铁路青龙桥路段称为“之”字形线路？其实无论是就具体形态而言，还是从深层含义理解，唯有称它为“人”字形线路才最为贴切。

03. 朱启钤：“改造京城第一人”	43
-------------------	----

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曾是官方政要：主持过市政警务，担任过政府总长，代理过国务总理；也是著名实干家：修铁路，办矿山，经营轮船公司，发展旅游事业，开创古建筑研究……民国初期，由于他主持改造京城街巷，被称为“改造京城第一人”。

04. 溥仪：从皇帝到老百姓	61
----------------	----

中华神州的每一寸土地，都曾归他一人所有，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曾几何时，天下归公，一代君王变成了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从紫禁城到这个小院，历史演变的轨迹表现得如此清晰，令人感叹不已。

05. 蔡锷：潜逃出京之谜93

公元1915年11月，袁世凯称帝前夕，蔡锷冒险潜逃出京发动护国战争的故事，惊心动魄、曲折无比。其间的秘密，至今未能破解。

06. 报坛双杰：“萍水相逢百日间”107

1926年，奉系军阀在北京残杀进步人士，邵飘萍与林白水相继惨遭杀害，前后仅隔一百天。时人悲叹，将这两位著名报人遇难的事件称之为“萍水相逢百日间”。

07. 张自忠：抗战军人之魂127

他曾是被社会各界以及报刊媒体痛骂不已的“大汉奸”，他也是英勇杀敌以身殉国的著名抗日英雄。作为“二战”期间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中阵亡将士军衔最高的将领，北京一条著名的老胡同，被改用他的名字命名。

08. 司徒雷登：一个特殊的美国人145

说他“特殊”，是因为他出生在中国，大半辈子生活在中国，与中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做了许多特殊事情的美国人。

09. 张允和：最后的闺秀171

2003年4月30日，是张允和与周有光结婚70年的纪念日。感谢《北京青年报》的编辑谭璐，在这天发表了 my 这篇文章，既作为特殊的纪念，也试图弥补一个缺憾：张允和未及将这甜酸苦辣悲辛交集的70年走完。

10. 梁从诫：悲壮的执著191

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三代人各自所投身的事业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似乎注定都不能成功——起码暂时看不到成功。这不能不叫人为之长叹。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梁家三代人的独特经历，也许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悲壮”。

11. 侯仁之：“跑”上科学的巅峰211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自少年时期开始，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长跑。这已经不仅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运动。一个以跑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人，自然能达到更远、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才一直“跑”上了科学的巅峰。

12. 花市印象（代后记）251

很庆幸自己有过在胡同里生活的经历，所以才对北京这座古城，以及曾经或正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感情。留下这段过去的文字以代替“后记”，作为一个美好的回忆。

主要参考文献256

01 · 焦平：

袁崇焕墓的永远守护者



佘家十七代义守袁崇焕墓的故事曾广为流传，但其中的许多细节却少有人知。有人说过：他们历经三百八十多年守护的，绝不仅仅是一座坟茔，而是民族精神的家园。而焦平的英灵远行，也绝不是佘家人故事的结尾。

1. 袁崇焕：一段惨烈的旧事

在北京城的历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为人们所熟悉，他就是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1584年生，明代万历年间中进士。天启年间，因后金屡犯边关，无人能敌，袁崇焕单骑出关，考察形势后向朝廷请命镇守辽东，在宁远（今辽宁兴城）等地筑城御敌，采用以守为攻的战略，重创后金军队。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战多年未打过败仗，而在与袁崇焕交战时却多次失利，竟致重伤而死。此后，袁崇焕历任辽东巡抚、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再次南犯，为避免与袁崇焕交锋，率大军绕道蒙古入长城，进攻北京。袁崇焕带数千士兵火速回援，在京城脚下击退敌军。后因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袁崇焕被诬陷下狱。第二年秋天，袁崇焕在西四刑场被处磔刑。

所谓“磔刑”，也叫“凌迟”，是将犯人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切下来的一种酷刑，民间俗称“千刀万剐”。在元朝以前，获判此刑的犯人只不过被剐百余刀而已，而到了明朝，酷刑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竟有连剐三千六百刀、持续三天的事情！史书上对此有十分详细的记载，那种血淋淋的场面，让人不寒而栗。

袁崇焕作为朝廷命官、曾在与后金的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的著名战将，居然是一个阴险无耻卖国求荣的奸臣，怎不令人切齿痛恨！因此，当他被

押上刑场的时候，无数围观的百姓蜂拥上前，或骂，或打，或用剪刀戳，甚至用牙咬……恨不能把他撕成碎片、碾成粉末！到了行刑的时候，人们竟然争相掏出银两购买从他身上割下来的碎肉，一边痛骂，一边当场吞食，即使如此，仍觉得不能宣泄内心的刻骨仇恨！片刻之间，袁崇焕便只剩下一副骨架，他那血肉模糊的头颅，被刽子手挂于刑场旁边的高杆之上，“枭首示众”！

以上情节，绝不是我为了渲染气氛而进行的艺术加工。在《明季北略》中就是这样记载的：“……磔袁崇焕时，百姓将银一钱，买肉

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须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皮肉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而那行刑的刽子手在剖心剜胆之后感慨道：我“服侍”的老爷多了，没见过像袁爷这般的胆！

相信当时在场的人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无比惨烈的场面。

那天是农历的八月十六，也就是中秋节后的第二天。一代名将袁崇焕身负恶名离开了人间世界。

但是，这一天的故事还有个小小的尾巴。

所谓“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然而据说那年八月十六的夜晚却是阴霾遮天、星月全无。当夜，守卫刑场的兵丁惊恐地发现，袁崇焕那高悬杆顶的头



袁崇焕当年据守宁远，以红夷大炮重创敌军。所谓“红夷大炮”自西方进口，在当时应算是相当先进的重型武器了，被民间讹传为“红衣大炮”，使它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宁远即现在的兴城，立有袁崇焕与红夷大炮的塑像。（摄于2001年）



宁远古城如今保存完好。亲临实地才会看到，这古城原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城墙周长不过三千多米，平均边长仅八百多米，站在城中心的钟鼓楼上俯视，四面的城门似乎触手可及。面对大军压城，守护如此一座小城，真需要过人的勇气。（摄于2001年）

颇居然不见了！

朝廷震怒，严令追查，然而毫无结果，这便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谜。

不过十余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屡经战乱的华夏大地改了国号，名为“大清”。随时间流逝，当年曾目睹袁崇焕受刑并生啖其肉的人们也都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失头之谜”也如石沉大海，似乎无人知晓了。

2. 余家人：代代相传守护英灵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在重修明史的时候，袁崇焕的旧案引起了乾隆皇帝

的兴趣。经详细查询，那段历史终于得以澄清：袁崇焕死于冤狱，确是不争的事实。乾隆竟能以大义为重，毅然为其平反，使一桩千古奇冤终获昭雪，听来让人感动。

而平反之后，那个神秘事件也被重新提了出来：袁崇焕的头颅究竟到哪里去了？

经明察暗访，很快便有了答案。原来，当年袁崇焕受刑惨死后，有一名姓余的部下寻机盗走了那颗头颅，掩埋在自家的后院。其后，他辞官回家，隐姓埋名守候着袁崇焕的亡灵。这一藏，居然就是 155 年！

袁崇焕的头颅既然有了下落，下一步自然就是修墓、建祠；自然就是哀悼、祭奠……袁大将军的英魂终于可以安息了。

而那当年的盗头者呢？

袁崇焕是作为明朝叛将被处死的，而他又是清廷宿仇，盗其头颅并又掩藏多年，官家岂能轻饶。所以，虽经两朝更迭，余氏始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否则，不仅会招致杀身之祸并殃及全家，更重要的是袁大将军的遗骸将不复存在。那位余氏把自己隐藏得如此之深，竟至于始终无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包括他的后代！所以后人只能怀着崇敬的心情把他称为“余义士”。他自己死后，被葬在袁大将军墓侧。

余义士与袁崇焕是同乡，也是广东人。据说他在北京广渠门内外有诸多田产，为了保护袁崇焕的头颅，他将田产辟为墓地，称“广东义园”，专为在京谋生的广东人提供一块临终安身之地。在旧时的地图上，还可以查到东花市斜街附近有“余家馆”这个地名，那里确曾是诸多旅居京城的广东人最后的归宿。经百年沧桑，墓地不断扩大，以致又在龙潭湖开辟了新园，原来那片墓地则被称为“广东旧园”。

时间流逝，转眼又是百余年。时事变迁，朝代更迭，战乱频频，余家后人始终默默无闻地守护着袁大将军的头颅，守护着自己的先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国伊始，百废待兴，北京旧城的改造列上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广渠门一代荒冢林立，政府计划动员人力平坟辟地建设新的市区，广东义园也在其内。此事惊动了一批上层人士。1952年5月，民主人士叶恭綽、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由叶恭綽执笔，全文如下：“主席赐鉴：兹有陈者，北京市府因计划关系将城内各义冢饬迁出城，其中广东新旧两义园有前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遗墓和祠宇，历见载籍，数百年来祭扫不绝。明末满洲久为边患，能捍御者以袁崇焕为最。满酋后施反间，崇焕竟以冤死，天下痛之。今日新史学家亦公称为民族英雄，但或不知其祠墓即在咫尺。兹当提倡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之际，拟乞口饬所司于该两处袁崇焕祠墓特予保全，并加崇饰，以资观感，不胜企幸。谨致崇礼。叶恭綽、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上。1952年5月14日。”

不过两日之后，毛主席便就此事予以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



2000年4月8日，我第一次找到东花市斜街52号，没有想到袁崇焕祠的大门就隐藏在那个食品店旁的夹道里面。